抗戰日報

地址：山西興縣
夏曆乙酉年十月十一日
第九七三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十月初四立冬　十九日小雪

閻錫山在太原 印發僞鈔搜括民財

（八分區訊）近自太原獲得確息，閻錫山自僞太原接收一部鐵令各商號維持通行僞幣，一面勾通收買僞中央聯合準備銀行，大肆鈔票印刷，令其大量印行僞鈔，該僞鈔沒有號碼，號碼均只印"38"號字樣，發行數量已無法統計。閻錫山即以此種鈔票强迫收買人民所藏一切物資。省中人民在此種無恥搾行當中，都很痛恨。

新五貨棧營業啓事

茲爲發展邊區商業便利運輸起見，特在五寨東關開設新五貨棧，並設門市部，專門代用代購代銷各種糧食及貨物等，運輸迅速、價低廉，望商界同人惠顧，函商親臨接洽都可，敝棧無不歡迎之至。

山西人民公敵——閻錫山爲進行「剿共」戰爭 在同蒲沿綫大修碉堡

十里一大堡，五里一小堡，二里半一哨所

（本報訊）山西人民的公敵閻錫山，出動十三個師的大軍，進攻我太行解放區，發動內戰罪行遭受挫大行慘敗後，最近更加瘋狂，仍不斷進犯我解放區，僞裝我軍，屠殺人民，在同蒲沿綫强迫人民，加緊增設據點，大修碉堡。山西人民對閻錫山發動「剿共」內戰破壞和平屠殺人民的罪行，極爲憤慨。在同蒲沿綫，十里修一大堡，五里修一小堡，二里半修一哨所。由寧武到原平僅四十里，即有十六座碉堡，寧武城周圍修十三個碉堡，太原城郊外，碉堡更如鷄棋佈，城郊共築碉堡一四〇座，西門外之汾河岸邊，三十至四十米就有一座。此外，忻、朔、崞等地亦修築城牆，堆積沙袋。閻錫山勒令各地閻僞軍强拉民伕搶掠民家磚瓦修碉堡等工事，加築城牆。太原市民無家可歸。閻軍强迫拆毀民房。寧武閻僞軍從十月十四日起，强迫城關羣衆，不分男女凡在十五歲以上五十五歲以下者，每人每天至少要搬磚一十五塊。忻縣城附近每一閭須子要繳磚七百塊，因羣衆負擔不起，城縣縣長三合五中，並附閻錫山「手諭」一門：「凡修碉堡不力者，就是僞裝份子，就地捕押處理！」不少羣衆因而被認捕殺，羣衆極爲痛恨。

日閻聯合軍 不斷進犯我解放區

（本報訊）僞日聯合軍，仍不斷進犯我解放區。於十月十九日太原日軍六十餘人，配合閻軍前往清源，在平家口村向寶備礦的羣衆射擊，死傷數人。十月二十三日，太原日閻軍二百餘人，掩護大車六十餘輛，載運彈藥給養往清源城及清源之日軍，沿途用機槍向田間秋收羣衆掃射，死傷頗重。當副日軍，同日進犯我王郭村，捕去羣衆二十餘人。十月一日到十四日，太原縣之閻僞軍向二、三區進犯達七次之多，十四日閻軍包圍之際，洗劫東西橋、賈家寨、薛店等村，捉去民衆三十餘人，搶奪食糧衣服等財物甚多，遇見青年人，就以鍘刀威逼其承認是「八路軍」，不少羣衆因此被刺傷。（據新華社太行六、七兩日電）閻錫山「收復區」內，日軍迄未放下武器，亦未舉行任何投降儀式，日軍除在[illegible]大路石家莊等地集中精銳實彈掩護僞軍除攻我解放區外，並結合閻錫山軍不斷向我邊緣區進擾，到處殺人放火搶掠。十一月十一日至二十六日僞太閻錫山軍[illegible]洞渦向我北田鎮、上戈村，閻軍劫掠搶糧，每天出動日僞軍二三百人至四五百不等。據不完全統計，僅北田鎮、閻家坡兩地，共被殺死農民三人，抓走壯年男女三十餘人，搶走糧食八十餘石、白麵二千餘斤，其他財物無算。二十五日犯我北田鎮時，我獨立營指導員馮大江同志在戰鬥中犧牲；十月五日太谷日僞軍配合包圍我胡村區公所，我區長趙洪福同志及一部工作人員當場慘遭殺害，其餘悉數被捕，生死不明；十月四日平遙洪善日閻軍六十多名，犯我新盛、賀郭村，殺死青年金馬一人，抓走賀郭村長等二人，搶去大批白麵、小米、驢、騾及其他財物。與此同時，閻錫山軍隊開在同蒲路沿綫各村，强征十八至二十五歲的青年壯丁，集中城內進行「剿共」軍訓。此外又令檢次附近强迫人民修築碉台十九個，修築費千八百多萬元，全令人民負担。

紀念孫先生——「和平、奮鬥、救中國」

（據新華社延安十二日電）解放日報發表題爲「紀念孫先生——「和平、奮鬥、救中國」」的社論。首稱：今天是孫中山先生的誕辰，我們在紀念這位偉大民主戰士的時候，想起了他臨終時的呼聲：「和平、奮鬥、救中國！」這個呼聲洩露了他一生未完成的志願，今天聽起來，還覺得特別洪亮。社論繼即指出：孫中山先生逝世以來，直到現在，中國仍沒有得到和平。現在當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和中國反對日本侵略的戰爭方告勝利結束的時候，一個規模空前的反民主反人民的內戰又在威脅着全中國人民了。國民黨反動派已動員了一百二十萬軍隊，收編與指揮着五十萬左右的敵僞軍，向全國各個解放區進攻。中國又要被拖回到抗戰以前的時候去了！儘管中國人民大聲疾呼反對內戰，和中共委曲求全地一再作巨大讓步，爲爭取和平民主團結統一而努力，國民黨反動派却[illegible]作煙幕，依外力爲後援，「剿共」密令紛飛，大軍分路進發，企圖一舉淹沒已經獲得民主自由的解放區。因爲中國人民與世界人士的呼聲是如此洪亮有力，中共爲和平的努力是如此仁至義盡，以致好戰如國民黨反動派當權者也不能不掩飾一切，在各種冠冕堂皇的口號掩護下，進行內戰，但這些口號是經不起一駁的。社論舉此，即將反動派進行內戰口號加以駁斥道：第一、講攻解放區的原因，是由於解放區軍民阻擾了[illegible]，可是當日寇宣佈投降，解放區軍民正在向敵僞進軍、收復淪陷區，解除其武裝的時候，國民黨當局發出了兩道命令，一道給八路軍，要它「駐防待命」，一道却是授權敵僞軍「維持地方治安」。那末是解放區軍民阻礙國民黨受降呢？還是國民黨禁止解放區軍民受降呢？當解放區軍民大舉進軍，解放了很多敵佔城鎮時，國民黨當局又下了兩次命令，第一次是命令日軍向解放區軍民「收復」已被解放了的地區，第二次是命令國民黨自己的軍隊「收復」[illegible]，並和他們三位一體，聯合攻擊解放區。這是解放區軍民阻礙國民黨受降呢？還是國民黨阻礙解放區軍民受降呢？只要多少有些理智的人，就完全能夠判斷不是解放區軍民阻礙任何人受降，而是國民黨當局阻礙解放區軍民受降（無論從那方面說，解放區軍民完全有權利和有能力受降的），而爲了達到這個阻止解放區軍民受降的陰謀企圖，國民黨反動派甚至要想結合敵僞來屠殺解放區的軍隊和人民，——這就是他們內戰行爲的性質。

社論又說：「國民黨當局的宣傳機關又說：解放區軍民破壞了交通，進攻解放區是爲了恢復交通，這是蓋蓋的謊話。可是西南東南各省的交通並未經解放區軍民破壞，有幾個軍隊被運坐飛機回到了自己的故鄉呢？這還不是蓋給南京當局的官員、鈔票、板鴨、飛機不是輸送無阻嗎？但是除了大官、鈔票、板鴨、飛機之外，會有幾個老百姓坐得上飛機回到江南呢？可見國民黨反動派的關心恢復交通，不過是爲了運輸「剿匪」。現在津浦、平漢、同蒲、正太、平綏各鐵路上，哪條不是擠滿着十餘二十萬軍隊，像洪水一樣湧進解放區？即使鐵路暢通無阻，有誰能夠像從前一樣安然回鄉嗎？[illegible]可以通過鐵路去打仗，人民就不能夠在鐵路上阻止內戰嗎？阻止國民黨反動派利用鐵路進攻解放區，是制止內戰的有效手段之一，如果國民黨當局真想停止內戰，首先應該取消「剿匪密令」，制止調兵進攻解放區，決定受降日軍與地方自治問題，則交通恢復是不成問題的。「恢復交通」只是推行內戰的一個騙人的口號而已。

國民黨反動派還有一個口號叫做「復員」，說他們的進攻解放區，是爲了要幫助「復員」。但是國民黨在自己的統治區域中做了什麼復員工作呢？停止徵兵嗎？沒有！相反，九月三日國防最高委員會迪令許多地方徵兵等戰時措施一律繼續存在，積極工作，撤銷一下嗎？沒有！日本投降以來，國民黨軍隊有一個「復員」嗎？沒有！相反，各軍師團正在抓丁拉夫，補充缺額，新六軍在南京弄得天怒人怨，只是一例。國民黨軍隊非但沒有「復員」，而且正在發出一道又一道內戰的動員令。因此「復員」云云，也不過是進行內戰的別名而已。

社論最後指出：反動派的企圖是消滅中國光明的由民主自由的解放區，制止全國人民的民主運動，以維持獨裁統治。因此，制止內戰，保衛民主自由的解放區，乃是爭取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的最重要步驟。社論最後指出：中山先生堅決反對北洋軍閥發動內戰的武力統一，反對他們一手包辦的「善後會議」，而主張召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代表的國民會議，由全國人民公開協商決定國是，反對專制的統一，主張人民自由，力主地方自治的遺教，也正是今天完成他的「和平、奮鬥、救中國」遺志的根據。

閻軍在晉中各縣 僞裝我軍搶殺羣衆

陰謀破壞我軍民的親密團結

（本報訊）閻錫山軍爲破壞我軍民的親密團結，竟假冒我八路軍在晉中各縣到處搶掠殺害羣衆。九月十二日，閻部二十三軍四百餘人，日軍三名，僞裝我軍，偷襲我交城七區卸道川上古池村一帶，因其僞裝「八路軍」，羣衆都未躲避，致遭受極大損失，所有食糧衣物被洗劫一空。該部後經大背林村到拐頭底與唐坦上兩村，將每村包圍，羣衆看見勢頭不對，紛紛逃跑，閻軍就大聲喊叫：「老鄉們，我們是八路軍，不要跑。」羣衆在停足細看，閻軍馬上把兵力展開將村包圍，開槍射擊羣衆，瘋狂搶奪。鋤地打短工的老鄉耿生原身上穿的兩件衣服，都被剝去，羣衆被抓去數人，並將我軍兩個衛生員及自衛隊小隊長喬乘珍等三人，當場刺死。羣衆對閻軍之卑劣暴行莫不萬分憤恨。（張不隱、景明）

從我繳獲之大批反共文件中 看閻錫山反共反人民罪行

（新華社延安十一日電）山西我軍近獲閻錫山大批反共文件，從這些文件中，可以窺見閻錫山勾結敵僞進攻解放區屠殺中國人民之一斑。八月十九日閻給十九軍軍長史澤波的電報中稱：「未到縣境之縣，暫飭敵僞及未建立政權者，聽由舊縣長（即僞縣長）照常維持。」因此當十九軍侵入我上黨區時，僞上黨專員劉實廷、僞壺關縣長周鍾璋、僞長治縣長[illegible]、僞[illegible]縣長杜文泉等，一律原封不動。八月二十六日山西省政府致各地政府各地一般民警代電中，有云：「（1）對僞各機關各級人員，應暫維其生活，隨後改用；（2）對僞地方警察應徵求同意，使先充實地方警察局，暫令協助維持地方治安，聽候改編「省防軍」。」山西省政府於九月十八日致各地一般民警代電中復稱：「茲爲消滅奸叛，鞏護政權，完成收復，特再指示如下：（1）切實整飭警察局團結力量，凡保衛地方剿除奸叛，均由區縣統一指揮。一無怪各縣及新收復各縣參會統一負責領導地方保安及鄉村特務團，一律充實已有之地，俾可消滅奸叛。（2）實施全民組訓，使個個具備防亂之能，到處設防，人人對叛，並謂徹底剿除剿叛之民兵，組成突擊隊，與奸叛逆殘鬥除。（3）構築工事於重要而又聯繫之村莊，構成建築每村之碉堡。（4）統一領導機構，統一指揮。」

閻軍在山西對區軍僞警親同手足，加以重用，而對解放區人民則大逞兇殘，「人人剿滅」了。十九軍軍長史澤波曾令[illegible]主任趙世登九月四日轉給第六縱隊的電報中稱：「本長官閻未遵（即八月二十四日）本軍參謀處附：這個司令部隊部到達侵佔區（擔任收復區），生活受困，對部隊負責，指示，作僞無糧可拆毀，糧口無有可剿秋。」在這種指揮下，閻軍侵入上黨時，沿途村莊都被毀了。許多村民的門窗悉被拆了燒掉。

解放後的方山農村
人民生活欣欣向榮

（本報訊）解放後的方山縣大農村，呈現出一片欣欣向榮的氣象。丞蒙蒲以潘家坂作例：敵偽盤據半月，全村千餘畝水坪地、兩千餘畝山地，荒蕪大半，雞找不到一隻；牛羊只有少數富有家和「組織人員」才有，其他豬驢等牲畜，幾乎找不到。每至春夏交接期間，人民推着消瘦的驅殼，挖食未生芽的草根和歛苦菜，等到糧食打下來，眼巴巴一袋一袋又被敵人搶去。一畝地，每年要出十五斤麥子、八斤雜糧、三斤半大麥，十四元白洋。每月出一斤米、一斤鹽、二斤花料，要替是三天兩頭去，就拿最好的地能打一石糧來說，也不夠敵人所要。所以人民總變瘦了，家家沒吃少衣。今年二月被我們解放後，政府貸糧貸款，幫助人民生產，並至目前為止，該村耕牛已增到二十餘頭，羊增加一百多隻，豬娃有三十多口；小雞滿街滿院跑。夕陽西下的時候，家家炊煙繚繞，小羊鳴叫着蹦進歸來的羊羣，找尋一天別離的母羊，耕牛走在犁架的主人前頭，休息移日勞作的疲勞；打穀場上，風車咕叫，坪縣十局臨在鐵鑢，恢復了和平農村的生活。今春該村組織變工隊、農教會、婦教會、兒童隊，大家同心合力，把荒地消滅四百七十多垧（山地四百垧，水坪地二百餘畝），預計明年至少可以增加糧食三百餘石。今年兒童隊除幫助家庭生產外，另生產的兩石多糧，準備買牛換，紡織放哨，保護自己的利益。婦教會的卅多個婦女，今冬會紡紗，會織布的有四人，今年棉衣運動的總結，大家都能解決，一俟秋收結束，補起來，突擊縫起很快就可穿起來。今春還有二十多戶缺糧吃，明年揮種現象將不復存在。農救秘書劉全信，去年大兒攬長了，自己打短工，種六垧來地，到年終無衣無食，今年租種了三十多畝坪地，開荒十多垧，糧食打下十多石，山藥蛋收了六十多袋，婆姨紡織解決穿衣問題。政府貸花二斤，來回變換常賺。現在大兒子是民兵隊長，二兒子是兒童隊長，婆姨是紡織組長，他說：「我是翻身了！」今年衣食不缺，有生以來第一次買了一條牛。（行）

臨縣冬學教員訓練班
貫徹了發動羣衆思想
每區設三處重心冬學由縣區幹部領導

（臨縣訊）臨縣冬學教員訓練班，經十五天的訓練，已於本月一日結束。訓練中心內容，貫徹了爲羣衆服務的思想。在時事學習中，大家認識到今天時局的嚴重，必須廣泛發動羣衆打下和平建設的基礎；從減租、變工生產和合作社等工作的檢討中，又進行了實際的教育，由於幹部強迫命令的作風存在，雖然進行了減租，但發生了明減暗不減的現象；有些羣衆雖然翻了身，思想上未覺悟，沒認識到新政權對他們的好處；有些變工組由於幹部領導作風不好，終於垮了台。從一連串的事實，說明羣衆沒有很好發動起來，因此，必須發動幹部好好上冬學，從思想上提高自己，才能搞好工作、教育羣衆。檢討到去年的冬學工作，有的在動員羣衆時採取強迫命令，個別最等，有的冬學與冬季生產脫節，故得不到羣衆歡迎，這些都要加以克服。一面進行冬學實驗工作，一面幫助羣衆秋收（在化林、杜家溝和城莊三處，兩天中共挽了六百多畝黑豆），一面教識字（挽黑豆時就教「挽黑豆」三字），羣衆很高興，都說今年可要好好上冬學。大家從認識到：「那裏生產就在那裏辦冬學，做什麽就教什麽」的方針是對的。

（又訊）臨縣各地冬學定於十一月五日開學。縣區設立冬學委員會領導，統一工作，村冬學統一於組門、生產、學習指揮部內，縣冬委會計劃在每區設立三處重心冬學，全縣十六處，每處由一個縣區幹部負責領導。在村公所或村幹部多的地方，設立中心冬學，全縣計六十二處；自然村設夜校，識字班或讀報組。組織羣衆的辦法，以固有的生產和文化組織如紡織、合作社、農會、秧歌隊、劇團等爲基礎，很好的勸羣衆上冬學，幹部首先要起帶頭作用。爲了補救冬學教員的不足，教學上要推廣小先生和多教員制。（林夫、尖英、文英、昌厚）

糾正幹部包辦作風
搞好冬學與冬季生產
—興縣張家灣村幹部研討—

（嵐縣訊）五區張家灣行政村幹部，集會討論今冬工作，首先檢討去冬合作社及冬學沒辦好的主要原因，是幹部沒走羣衆路綫，包辦代替的緣故。合作社的用人是指定的，經理人不但沒有經驗，思想也不好，棉花脫种他往裏摻水。婦紡組領導人很保守，惟恐別人學會，使合作社脫離紡婦。冬學開始還辦得好，使得徵公糧、減租減息，工作既順利進行，羣衆也反映說：「冬學不錯，不僅識了字，有問題還能隨時得到解決。」但幹部沒有根據羣衆的反映與要求，沒法斷下去，也沒有把積極份子及文化較高的羣衆負責吸收到冬學委員會，而是全由幹部包辦，以致以後冬學因事題此失彼，今冬各學垮了台。今冬各項工作，決定由幹部們分工進行，先問羣衆怎樣搞了，再根據羣衆意見去辦，要作的事情，原則上規定如下的計劃：普遍發展紡織，組織木匠參加製紡車與織布機，其餘時間做工具。向羣衆解釋去冬合作社沒搞好的原因，並說明搞好了能解決明年穿衣問題，歡迎入股。轉入冬後，幹部的牲口與力，組織成運輸隊。步發動羣衆、行商業、紡毛綫、織衣襪等生產，由羣衆選定後，教員到冬學訓練受訓，回來辦冬學。（江有良、張二虎、王子祥）

敵佔時告狀告不倒
解放後鬥爭勝利了
清源西堡村反惡霸獲勝

（清源訊）某村漢奸惡霸某某仰仗敵偽勢力，拿着憲兵隊便衣證，於一九四三年當了村長以後，一年多即發起來，土地增加了三四十畝，商店開了兩三個，東馬成羣。貪污糧食僱大宗，即有四百六十石。打、吊人是常事，大剛鍋鑼底郡一個黑屋子，經常押着「犯人」。貧農劉路虎僅有八畝地，就派一百斤麥子，沒有麥子用高粱頂，九百斤頂一百斤，逼得劉路虎傾家蕩產，和老婆被逼住窰都沒有。王金富因爲負擔賣了女兒。四三年五月間，五十多個村民自發的鬥爭起來，他們聯名告狀，告到偽警察所，又告到「憲兵隊」、清源偽新民會，某某爲了打官司，每畝地又派下三斤糧作爲「送禮費」、「酬謝費」，偽縣公署一個科長向羣衆說：「一常村長就算吧！」這個不貪污，回的那個也貪污，這個失敗了。自此惡逆更加猖狂。由農民武裝當場擬用一石，欠九百斤高粱的「保管費」，要九百斤麥子，害得永豐一家生活無着。這某更加當警備隊，使劉家負擔一個人勞動，他了一個人頂上，過了兩個月又派他當保安隊。某某又用合會門組織世圖人，他的棉弟李德全一天去差回來說：「你們在家享福，我們受苦。」馬上把李細起來，李說：「講義氣千秋啊」，梁說：「什麼義氣千秋，咱們陰保事見。」在這的毒手，許多人家都典賣地不能活。而這個成了一帶的「三馬四冠」的四冠之一。自敵寇宣佈投降以後，羣衆多年的積怒已忍無可忍了，趁在破壞份子的造謠情勢之下，總內和民主政府支持，堅決起來鬥爭。在全村人民大會上，羣衆激憤的揭發了某些罪惡，並選出尊興代表團：當場挪出貪污糧卅一石，救散發救濟了羣衆。總有一百多人自動報名參加了農會，在農會的基礎上整理了自衛隊，建立了民兵，改造了村政權。現在該村已掀入了冬季生產熱潮，正在開辦紡織、變工合作社，冬學即將著手進行，已走上了光明發展的大路了。

離東新解放區羣衆
秋收結束即翻地修渠

（本報訊）離東新解放區羣衆的秋收，於十月下旬已全部結束。據城北鳳山底的一個老婆講，這是八年以來秋收結束得最早的一次。去年秋收時，敵人的差務實在重的不行，能夠勞動的人，常在自己地裏作不到一天，就得給敵人支一天差，因之還到十月二十號（陰曆）左右，莊稼還沒有收完。牲口也常是給敵人馱炭、拉磨、巡給糞，使得秋地也翻的很少。今年八路軍解放了盤石，羣衆的差務大大減輕了，五六天輪不到一次，大家勸回起來也特別有勁，所以比去年早二十多天就把收割打都完成了！於是大家都積極翻秋地，收菜蔬、挖水渠。鳳縣公路兩邊，翻秋地的吆牛聲，此起彼落。十月中旬，鳳山底的羣衆就修挖了水渠，每天三二十人不等，挖了四五天。從瓦窯坡起五里長的一道水渠裏的淤泥，都已挖出，現在還準備繼續往深挖。雖然今年秋夏土地濕潤，已不需要灌水，但是他們爲了防止明年春旱時，能即時灌水，下種莜麥和大麥，大家挖渠的熱情很高。「八路軍解放了咱們，好好的開吧、翻身的日子到了！」這正是新解放區羣衆的共同呼聲。

神府黨政軍民
六年來團結如一家人

對羣衆生產建設、文化、醫藥衛生等多方幫助，起了推動作用。

（神府訊）一九四〇年五月以後，由於敵寇彈緊對我邊區的「掃蕩」，我各後方機關很多單位移駐神府，數年來駐凹機關部隊對老百姓多方幫助，對神府生產建設、文化、醫藥衛生起了很多推動作用，羣衆也熱烈的自動幫助，擁護軍隊，在軍民一條心的關係上開闢了一條嶄新途徑。

發展生產：如公安總局等機關，在一區幫助羣衆創辦三個紡織合作社，四個婦紡訓練班。培養了出席邊區的男女勞動英雄五人。某部兩個連的戰士們在一、二、五、七等區和羣衆一起變工種地，並幫助給抗工屬生產，大大啓發了羣衆的生產熱誠，一些老年人感動的說：「我們的軍隊到底與國民黨的軍隊不同，國民黨軍隊只知道向老百姓要錢，給的餉不是罵便是打，共產黨的軍隊是幫助咱老百姓的。」洪濤印刷廠與衛生所即派專人改造了賈家溝和閻家會兩村的四個二流子，他們組織在自己的生產部門裏，使其參加生產。最後都改造。高家村莊被水推走很多園地，七月劇社、糧食局等機關，爲了幫助羣衆解決臨時的吃飯問題，於去年及今年青黃不接時，先後捐給羣衆小米百多石，特別是對沒辦法的抗工屬給以很大的幫助。

醫藥衛生：某區衛生部及各分所，五年中前後共給羣衆治好病人三千四百餘人，今年發放藥費二百萬元以上，今春又派八個醫生到神府各地給老百姓五百多個小孩免費種牛痘，又幫助訓練「四個醫務人材」，該部移走時，還給駐地羣衆留下一位醫生」，直屬鄉路家南窰路茂錦的婆姨，於今年正月生娃娃，衣包不下來，衛生部即派醫生接下來，使他們感激的說：「如果不是衛生部的醫生，咱的婆姨活不了了，真是救命恩人。」

房屋建築：各機關部隊於所駐的莊子修建和修補的窰洞，在一千五百個以上，給予人民很大的居住便利。

文教娛樂：各機關部隊在王家莊、王家溝、閻家溝、古城里、楊家溝、石公節、東堡等村成立了七個民辦公助小學，並直接派教員。在七月劇社和洪濤印刷廠的直接幫助下，發動和賈家溝創辦了兩個羣衆性的不脫離生產的業餘劇團，並影響了來園溝原來的舊劇團自動要求充實新內容，加以改造。

各機關部隊對羣衆的幫助，使羣衆深受感動，除在政府領導下，爲部隊擔任架、運輸，縫製軍衣鞋和供給一般日用品外，並自動借給部隊窰洞，讓出窰洞給機關住，一年內常後自動慰勞衛生部及某部的，就給麥子十四石多，豬羊肉近三千斤，本幣五萬九千元，白麵近四百斤，草子八十斤，掛麵六十斤。尤其當該部一部揭同志病故用殯時，羣衆自動捨送棺，幫助修紀念塔等，各機關擬定時，羣衆都戀戀不捨，還是贈給衛生部、公安總局、印刷廠等錦旗，充分表現了擁軍擁政軍民一家人的團結氣象。（梁士堂）

通過分發貸糧進行教育
發展農會組織生產

（又訊）通過分發反貪污糧，該村工作開展起來。其經驗如下：一、反貪污最應抓緊發動，使羣衆馬上獲得實際利益，增強鬥爭熱情。二、由算賬委員會和積極份子主持發放糧食，農會出面講話，可以擴大農會的影響。三、糧食分配先使抗屬、貧苦戶，中等戶次之，富有之家應依具體情况少分或不分。全村一百七十多戶，有一百三十多戶都分到糧。四、在散糧時抓緊進行教育，說明「這是大家團結的力量和共產黨八路軍民主政府幫助的結果。」「一區區委從繳獲手奪回自家的糧食。」號召羣衆利用這些糧食發展生產。這種教育羣衆很易接受。五、在散糧的當時即召開農會成立大會，而算賬委員會便自然形成爲農會的中心，從中再提出反貪污積極分子若干作爲生產、救濟、民兵軍火等幹，羣衆馬上通過，並即轉入冬季生產運動中。（李蘊）

嵐西豹峪羣衆
變工合作開油坊

（哥北訊）二區西豹峪村羣衆，鑒於過去向私人油坊打油，每斗要吃十兩油，大家便決定組織變工合作開油坊。在區合作社幫助之下，現已有五十多戶入股，共集起胡麻四十二石。油房人員，都以工計算。大師傅一天頂一個工，二師傅半工，跑外頂一個工。供給榮變一天和駄一天，人工都頂一個工。他們計劃共榨十五榨，共可出油一千五百斤，麻餅四千五百斤，現在油房已經開榨了。（燕有宣、郭鳳棲）

國民黨三十軍四十軍軍官揭露反動派製造內戰陰謀

（新華社太行十一日電）在和諧愉快的氣氛中，記者於本月六日會見了國民黨三十軍、四十軍的十一個軍官，並作了長時間的懇談。他們的談話，充分揭露了國民黨反動派「在收繳日軍武器」及「恢復交通」的煙幕下，調動大軍，侵攻解放區，製造內戰的陰謀。參加談話的有四十軍軍部少將附員劉樹森、三十軍三十師政治部上校副主任盛興祥、三十軍三十師八十團少校團副王紫垣、三十軍少校三等軍需官李希、三十軍軍部通訊兵營少校營長王教三、少校營長席克莊、三十軍三十師八十八團一營少校營長嚴寶興、三十軍三十師八十八團中校指導員楊德歷、三十軍三十七師少校附員左爾齊、黃世武、三十軍工兵營少校連長苗之茂等。當記者請他們的總室時，他們正在熱烈的談論着國共談判問題。經簡單介紹後，少校營長席克莊便說：「抗戰勝利了，我們盼望和平，打內戰有什麼好處！多犧牲一個中國人，就多減少一份建國的力量。」他的話激起了十一位軍官的共鳴，都一致的說：「誰也不願來打八路軍，只是上級命令，沒辦法。」楊德歷指導員提起嗓子說：「八年來，八路軍在敵後辛苦抗日，現在國民黨強迫我們來向八路軍進攻，實在感到慚愧。」接着團附王紫垣憤怒的說：「國民黨向是使我們來作犧牲品，八年來，他們的嫡系部隊胡宗南就從來未和敵人作過戰，我們老是在前線掩護他們，當國民黨這次他要打內戰，又命令我們當第一線，我們實在太倒霉了。」[illegible]副營長也憤慨地說：「誰不知道國民黨內何應欽是頂有名的[illegible]，他對部下頂不公允，胡宗南每個士兵每月有二[illegible]是一萬多元的餉，我們雜牌士兵卻只有二三千元。你看，我們軍官們穿的衣服都[illegible]的，不能[illegible]。」王紫垣又補充說：「國民黨把我們看成『雜牌』，八路軍是我們的大敵，因此他都想消滅我們，消滅我們的一貫辦法，是強迫我們來打內戰。這次我們北上進攻解放區時，國民黨的宣傳機關便向我們宣傳：『河北八路軍很多，一定要決心與我們勢不兩立，這次進攻，打起來，軍官要被挖坑活埋，士兵們便被八路軍一[illegible]。』想不到來到這邊後，天天好菜好飯吃不完，晚上又發被子身上蓋，[illegible]第二天又跳又唱的起來了。」他的興奮發言引起了大家的歡笑。緊接着，他又說：「八路軍治我們的彩號，抬下來，並給醫治還換藥，[illegible]其他的人也救起來了。」他的話還未說完，我們實在受了感動。「人是有良心的，八路軍對我們的好處，我們是親身體驗到了。」當記者將中共對時局的宣言出來時，他們都搶着閱讀，並高聲的喊着：「一[illegible]！當些主張很好！」這時四十軍少將附員劉樹森也發言了，他說：「很對！很對！[illegible]上的主張，就是我們的主張，中國需要這樣做。」接着記者向他們提出國民黨反動派造謠污蠛八路軍挑動內戰的問題時，席克莊很興奮的說：「我們始終是相信八路軍不願打內戰的。」王紫垣也說：「若說八路軍要打內戰，為什麼他們沒有阻擋我們前進呢？而是國民黨隊伍開到華北來。」最後，他們堅決的表示：「我們希望的是和平民主團結的新中國早日實現，徹底實行國共雙十協定，堅決反對內戰！」

反動派在背後用機槍 硬逼着士兵進攻解放區

士兵們控訴反動派發動內戰罪行

（新華社太行十一日電）國民黨卅軍、四十軍的士兵們現已到太行山下，俘虜們受到優待。本月五日，他們舉行座談大會，在自由自在毫無拘束的發言中，他們對國民黨反動派強迫他們進攻解放區發動內戰的罪行，提出嚴正的控訴。卅軍二七師八零團的二等兵黃喜青先沉痛的說：「我是鄭州人，今年陰曆八月初二我在地作活，叫中央軍抓住，說送到西安，我七十二歲的老娘又哭又叫的送了了十里，娘被他們打倒了。到新鄉後，給我發了一套破軍裝，便逼我當了兵。當官的又哄我們說到北邊去收繳日本兵的槍，不想一是來打八路軍。知道受騙，寧其死了也不來！」接着二七師一九九團輸送連下士王建明說：「我是在四川被抓來當兵的，我們誰也不願意來打八路軍，但是一過黃河，當官的就在我們背後用機槍逼我們向解放區進攻。」全場數百個國民黨軍隊的士兵同時想起了戰場上的情景，憤火從每個人的心坎裏燃燒起來。該連二等兵王錫山緊接着說：「兄弟們，聽說叫打八路軍，在路上就跑得只剩十幾人，連長下命令在沿路抓壯丁補充，但是隨抓隨跑，到現在我們連上只不過卅多人。」他又說：「我們出發時，上面說到華北繳日本人的槍，但當我們經洛陽時，明明看到許多日本兵拿着槍在城外站崗，上面卻不叫我們去繳他們的槍。看到過黃河，我們就知道受了騙，原來上面叫我們來打八路軍的。」一在許多士兵相繼發表了自己被國民黨強迫來打內戰的經過情形後，他們座談的中心就轉到了對來到八路軍以後的感想。四十軍三九師一個副團長的護兵何容海及三十軍六七師二零一團[illegible]兵律的傳令兵劉金喜異口同聲的說：「一來到八路軍三天了，我們很痛快，白天有飽食，晚上有被子，八路軍的官長和兄弟們待我們都很和氣，完全和自己人一樣。」三十軍山砲營預備射手彭澤友說：「來了以後，看到老百姓對八路軍實在親熱；在中央軍時，老百姓一見都趕快就跑。」接着又說：「在中央軍時，頓頓飯又都吃不飽，來八路軍後，每頓飯都吃不完，無怪人家八路軍個個都是吃得胖胖的。」三十軍二七師八零團二營五班二等兵[illegible]說：「八路軍官兵一致，在中央軍時，當小兵，經常挨打，誰敢說半個不字！」一[illegible]人多了，大家都爭着把自己過去所受國民黨虐待和來到八路軍後所感受的溫暖盡情傾吐出來。王錫山又從座位上站起來激動的說：「兄弟們！我們過去受國民黨的愚弄，今天我們已經找到了生路，如果八路軍在一起，我們就[illegible]打國民黨打內戰，國民黨的想來欺侮我們，我們就和他幹！」[illegible]共他士兵的擁護和[illegible]。

興和全縣人民通電 揭露傅作義侵佔興和真相

（新華社晉察冀十二日電）傅作義十月二十四日致毛主席電中涉及興和問題，所言與事實完全不符。現興和全縣人民通電全國，揭露傅作義侵佔興和真相，駁斥其誣衊污蠛。其原電中稱：自「七七」事變國民黨縣政府棄興和人民逃跑後，前國民黨縣政府民政科長王團即迎接日寇入城，被日寇委任為漢奸縣長，從此，全縣一萬人民即遭受日寇漢奸異常殘酷的摧榨蹂躪，八年之間，人民死亡達三萬以上。幸有八路軍挺進綏東，堅持敵後抗戰，先後攻克興和縣屬古城、白家營、高廟子等據點。今年入夏以來，對敵鬥爭更加猛烈，乃於八月十三日光復興和縣城，全縣遂告解放。抗日民主政府積極安定社會秩序，救濟災難同胞，溝通貿易，繁榮經濟，人民方慶得到自由幸福，不料傅作義侵佔八路軍解放之集寧、豐鎮後，復派其偽蒙軍李逆守信部，郭逆光華之暫四師大舉進攻興和，於白聯殺死民主區政府幹部六人，並於八月十六日直犯興和城，因城內軍民，不僅八路軍有所傷亡，商民亦死傷慘重。當時，八路軍為顧全大局，忍痛撤出城外，郭光華偽委楊逆入城後，楊逆即自稱縣長，四處張貼佈告，誣稱八路軍為「奸匪」，並縱容當地漢奸特務土匪偵緝人民，漳源縣一個到口外販貨的青年被指為八路軍，用鐵絲絞死。公開成立「維持會」，勒索巨款二百萬元，並向人民強索白麵肉與西瓜紙煙大烟等物，從人身上剝下衣服鞋襪自用，公開要女人侍奉他們吸大烟片，任其淫樂，婦女被姦者無數。當時，我興和人民萬難忍受，會數次要求八路軍予以援助，八路軍為「保衛民主自衛，始於九月三日將頑逆擊潰，興和縣城遂重告收復。此次經過原委，確如上述，人民就是公證，傅作義雖有百般掩飾，亦難掩飾事實真相。

何應欽悖謬命令 不再解除日寇武裝 已解除者還要退回

（新華社晉察冀十一日電）北平確息：何應欽到北平，命令凡日軍未解除武裝者，一律不再解除，已解除武裝者，仍將武器退回原軍，作進攻解放區之第一線兵力，對於僞軍則收編為平津僞治安軍四個師。

張家口紀念十月革命節大會

蕭副司令員號召 保衛人民已得勝利

（新華社晉察冀十二日電）張家口各界及廣大群衆為熱烈慶祝十月革命節的到來，從四日起便紛紛舉行工人店員知識界的座談會與晚會，和工組織了數十個宣傳隊，出發到街和全市各區域進行宣傳。十一月七日，全市工商群衆舉行大遊行，除分區召開工人市民的紀念會外，在市中心並舉行了一萬四千餘人的慶祝大會。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宋劭文主任在會上講述蘇聯對中國抗戰的重大援助後，號召人民堅決擁護蘇聯的和平政策，要求國民政府確切實行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軍區副司令員蕭克將軍號召要以一切力量保衛人民已得的勝利，爭取全國和平的真正實現。大會並通過致電全國同胞，一致響起，為實現下列四大目標而鬥爭：（一）要求國民政府確切執行中蘇條約與雙十協定；（二）徹底解除日軍武裝，確定解放區軍隊受降地區，徹底解散僞軍與偽組織；（三）停止美軍干涉中國內政，撤退進攻解放區的國民黨軍隊，懲辦發動內戰的禍首；（四）實現孫中山先生的憲政，實現各省人民自選省長的民主政

國民黨飛機屠殺人民 鄒縣大莊羣衆慘遭轟炸

（新華社山東十日電）頃據本社記者採訪，關於國民黨飛機轟炸鄒縣大莊人民之慘痛情形：十月廿六日下午一時，繪着國民黨徽的飛機一架，盤旋大莊上空，盤旋數週後，即突然低飛，投彈四顆，並以機槍猛烈掃射。村民孟照理的十八歲的弟弟正在街上走，炸彈正落在他身上，他全身血肉和炸彈的彈片一樣撒滿了附近的牆邊和石頭上，衣服被炸飛，[illegible]被炸到七十步以外。已經六十多歲的白大娘正在向外逃命，但很快的一顆炸彈正落在她的面前，她被炸死在自己家門口。正在地裏瓜乾的高紀紅的妻子也被炸死，她的五歲的小孩，從烟火中拚命爬過來，抱住母親的屍體，小孩子全身都沾了血，她已經不哭，叫得嘶啞，嗓子不清晰地喊着：「媽！媽！你怎麼不說話了？」保長李德同的四歲的小女孩居然也成了國民黨空軍的目標，直到她母親被炸斷了腿，她才小手在動時，抓住她說：「媽的腿，」喊着：「俺娘！你在那裏！」然後就慢慢地閉起眼來，長眠了。在村外做活的人們都含着淚跑回來，看見被炸死的母親，在自己前面的人，已兒子的人，哭得昏過去。七八個老大娘悶着不知道流了家子弟的血肉，哭得死去活來，肉悲痛絕望着這個和平的村莊。孟照紀和幾個青年氣得跳着，痛罵那殺人的兇犯，他們開口：「國民黨反動派呀！老百姓和你們有什麼仇恨！鬼子在時要七八年，你們沒敢來炸過一回，現在鬼子被八路軍打走了，你們反來炸老百姓！」飛機已經屠殺人民的任務完成，一時又回去盤旋偵察一週，又在村東北角上又投下兩枚後一顆炸彈，才揚長飛去。

國民黨密派特務武裝 潛入解放區專事暗殺

（新華社太行九日電）國民黨現除以大軍向我豫北解放區瘋狂進犯外，並派遣特務武裝，潛入我解放區城鎮，專事暗殺活動。十月下旬，曾有國民黨特務武裝張英部在濟源縣孟縣等地刺殺我區幹部及羣衆三十餘人，十月二十四日，我臨台軍民正舉行勝戰大會之際，突有國特數十人闖入會場，向人羣中投擲手榴彈，並猛力開槍射擊，我兵區幹部傷亡遭殺害，匪等即為我軍民捕獲。對國特此種暴行，莫不憤慨。

山東國特與敵特 成立秘密機構共同反共

（新華社山東十日電）國民黨特務頭子山東省黨部調查統計室主任于寶瀚曾於十月與屠殺山東人民的劊子手戰爭罪犯敵特新榮、敵軍「華北剿共班」班長小方秘密成立所謂「奸偽對策委員會」，聯合在濟南市內搶掠敲詐，拘捕濟南市民，濟市人民莫不切齒痛恨。

近衛文麿罪惡昭彰
中央社反爲之吹噓捧場

（新華社延安十二日電）罪惡昭彰的日本戰爭挑撥者和組織者近衛文麿，照理在盟軍登陸日本後應立即予以逮捕懲辦，才能伸張正義。可是事出離奇，目前，他不但得逍遙法外，且在同盟國家中竟有人爲他捧場。在過去，美國國務院中某些綏靖份子，稱他爲「主和派人物」，說他「愛好和平自來已久」，因爲一九一六年，他曾充任西園寺的隨員出席巴黎和會。最近，連麥克阿瑟於本月一日也替他辯解，仍允許他領導日本「修改憲法」。

而國民黨的中央社，一直到上月二十六日還由東京拍發專電，替他吹噓。該專電說：「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時，近衛雖任首相，然一般，皆謂近衛仍爲傾向和平之人物（？），他自己說他是有力主張中日兩國密切諒解的一人（？）。」又說：「記者曾與近衛四度長談，時間合計達九小時。（！）記者在這次長談中對近衛獲有明晰之印象，他有美好的理想（！），亦有事業雄心（？）。」這而又說：「據記者多方獲得的報告和證據（？）來觀，近衛於一九三七年中對軍人之大陸內擴展武力及國內之驚人政治力，至感迷惘（？）。」更進而謂：「近衛倘無慮者，乃他可能列入中國政府所收入的戰犯名單內。……！近衛如以戰爭中的罪犯被捕，可能對日本政治生活發生嚴重影響（?!），近衛所堅持之微弱穩定局面將因此而消失不存（?!）。」中央社更進而斥責日本報紙對近衛的抨擊說：「一日本報紙存心予以貶抑，然他仍不失爲日本目前政界所能提供之最出色的人物（？）。自日人一致主張保存日皇（？）後，近衛排返於日皇與人民間之長期經驗尤爲不能或缺（?!）。」最後中央社對最近傳說近衛將放棄顯貴官銜，以「民間政治家」身份投身政治舞台而深表惋惜地說：「近衛雖欲拋棄宮廷地位及特權，然此對他並無所助。近衛斷絕宮廷關係後，是否能在政治上應付裕如，乃一疑問。近衛欲拋棄地位名銜之主要理由，或爲他預料其姓名將被列入中國方面所提之戰爭罪犯名單，他不願見貴族中人被捕，並受審於國際法庭也。」

事實在手，讀之再三，對于措詞懇摯凝於字裏行間，好一篇宣揚日本軍國主義之絕佳妙文！電文頭上倘有一「中央社」的呼號，如非汪逆南京政府已土崩瓦解，我們幾疑爲近衛私人電台或汪逆僞中央社所拍發的了。因爲同盟國家內部不幸出現了這種怪現象，就使近衛文麿得能趾高氣揚，依然操縱政治，保持日本統治階級中心人物的地位。現在他身爲貴族，自來貴族院「火曜會」的盟主，又爲「重臣會議」的領首，握有左右日本政局的樞紐；新近設立的憲法修改特別委員會又推他爲主席，他曾出任策動宮廷政策的內大臣木戶幸一的特別助理，木戶原爲近衛一派，最因近衛的出馬，實際權利則更爲近衛所掌握）；而由「在鄉軍人會」改裝的團體「退職傷病軍人保護會」，「退職軍人輔導所」，均由近衛充當會長；同時他又爲「戰爭清理委員會」的特別委員代表，代金融財閥出理戰後經濟；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東久邇乃至現在的幣原內閣，近衛均參與籌劃，並在組閣中起主要作用。

今天近衛能夠照常復行，正說明目前的管制政策爲日本軍國主義保存勢力的陰謀大開方便之門。

瑞報評莫洛托夫講演：
蘇聯的希望是溫和的要求
西方強國不能加以拒絕

（新華社延安十一日電）塔斯社斯德哥爾摩訊，瑞典晨報評莫洛托夫的講演稱：從莫洛托夫的講演，可以得出兩個主要結論：蘇聯在和平時期也願與盟國有坦白之互相諒解，而且担負了戰爭要衝的蘇聯，希望提出溫和的要求和鞏固和平等。客觀的講，實只是溫和的要求，西方強國不能加以拒絕。」該報續稱：「莫洛托夫之講演也表示了樂觀的語調，他分析戰爭的原因是清晰而具體的，他敘西方強國集團與其說是抑制侵略，毋寧說是激勵侵略，在戰前，蘇聯在它遇到國際聯盟的無能時，曾有過痛苦的經驗。」

英籍印軍師長被刺
在泗水開始大屠殺
爪哇人紛起準備自衛

（新華社延安十二日電）英國已決心在爪哇實行恐怖的斯科比的屠殺政策，致使爪哇形勢於九日達到最緊張的頂點。綜合路透社巴達維亞九、十兩日報導：英國籍印軍第五師師長馬拉比之死（據在某次會議中被刺），英強迫泗水爪哇民族主義者繳除一切武裝，並發出無條件投降的最後通牒。這一蠻橫通牒，係由馬拉比的繼任者英軍曼塞格少將以本國空軍戰鬥機在泗水上空散發。通牒中稱民族主義者如不接受「命令」，英國將用海陸空部隊猛迫接受「任何保有武器或隱藏武器的人，將被處以死刑。」這一最後通牒期限後數分鐘（即十日晨六時），英軍即以軍艦飛機大砲向泗水城聯合轟擊，使印度尼西亞人遭受重大損失。克利斯蒂猶亦發出警告說：「猶豫者服從，但印度尼西亞人爲自由獨立而戰鬥的行動，並未稍戢，印度尼西亞人正在集中巴達維亞與萬隆的武裝到馬格朗。」

據稱武裝的印度尼西亞人，正從附近的村莊集中，準備自衛戰。泗水已開始採取焦土政策，該城人民高呼：「寧願毀滅，不願再當殖民地奴隸！」泗水電台向人民發出廣播：「不要屈服於要求，要他們投降的命令。」共和國副總統哈達已致函克利斯蒂，抗議英國的行動，聲稱諸政府曾云可能改組，把親和份子排斥出政府以外。由此可見，現各地印度尼西亞人正紛紛奮起準備自衛。據新華社延安電：蘇加諾與范穆克間的談判已中斷，因一方面荷蘭方面不支持蘇加諾，甚氏堅持對荷蘭的抵抗說：「只要有一個荷蘭國旗飄揚在印度尼西亞，我們就不放下武器。」另一方面，荷蘭政府也否認了與蘇加諾間的談判，並發表宣言，容許允許荷印成爲「自由」政府，建立國會，及在荷蘭總督下設立部長會議以處理國內事務等。

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人士對此尚無正式表示，只聲明要繼續努力以求得國際承認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獨立。外長蘇巴佐主張在聯合國監督下舉行全民表決與荷蘭分開或與荷蘭組織聯邦的問題：他堅信選民一定主張分開的。

英獨立工黨決議要求
歐洲軍隊立即撤出東南亞

（新華社延安十二日電）各方反對英國軍隊在亞洲殖民地實行帝國主義政策的運動正日益開展。據合衆社訊：英獨立工黨全國會議昨日提出決議，要求一切歐洲軍隊立即撤出越南與印度尼西亞、緬甸與馬來亞，並要求英軍撤離印度、錫蘭等地：撤回一切渴望自由的殖民地民族，又無保留地承認印度尼西亞之獨立。路透社訊：該決議主張大西洋憲章立即應用於印度尼西亞，如果英方在泗水對印度尼西亞人之戰爭不立即停止，則亞洲與歐洲帝國主義者將不准備互相作戰，最後可以擺脫帝國主義的任何企圖，就會招致非常嚴重的後果。尼氏警告說：一旦印度尼西亞人民在印度尼西亞與亞洲的人民和平。印度尼西亞自由運動的[illegible]，亞洲世界[illegible]決議：在越南的統治，而不顧英國政府援助這些國家內人民的願望。

副刊

找到了前途

軍政大學教師訓練班　郭崇英

我在山西大學預科畢業，是個國民黨黨員。敵人佔了我家鄉——東寨之後，就宣傳它「鞏固新秩序」的一套欺騙；但有時也聽到從解放區來的老鄉說，共產黨爲救人民，八路軍打仗自己也生產等等。這就使我糊塗住了，不明白究竟誰好誰壞，誰能在住，誰住不住。

把鬼子打走了，八路軍來了，才使我思想起了變化。八路軍真的不罵不打人，和氣老實，官長們在老家裏苦口婆心的諄諄教導，但我不知道這樣好的原因在那裏？覺得「真妙」。想起舊政權舊軍隊，就是要糧要草，聯繫民的一套，對比之下，使我發生了探討這個「真妙」的興趣，同時爲了解決生活問題，就這樣參加了小學教師訓練班。來了以後，看到領導人員的態度如此誠懇和藹，生活和我們一樣，講問題於大家研究，談話像父兄子弟一家人，使我們認識了新政權改造人，和舊的官僚訓練根本的不同，我深深的感動於新政權的偉大。

研究了世界前途，中國前途，個人前途，認識了世界人類絕大多數已經走上新民主主義的道路，新民主主義是順應群衆需要產生的，法西斯殘餘一定要被消滅；八路軍真正是人民的軍隊，新政權的工作人員是人民的勤務員；這些都是人民自己組織起來的，打破了以前的觀點，使明明白白的認識到，獨裁統治者再不能統治人民了，世界是人民的世界。

也明白了我們暫時實行要取消支持任務的觀念，和强迫命令的方式，從民需要出發，創造一個獨立、自由、民主團結的新中國。

這使我也找到了自己的前途，我祇有和群衆在一起，在新政權的領導下向着新民主主義大道前進，才是光明的。

正義是屬於我們的

（感於高樹勛將軍反內戰起義）　李鑄

我讀過了——高樹勛將軍發給全國通電的每一個字淚珠，我似乎看見：西北的軍隊兄弟們，悲憤的苦平的行列；[illegible]

沒有過錯？那曾經只是民衆支援的，由最貧窮的民[illegible]憤怒，用眼與牙堅持了一個多月抗戰的十九路軍，不是含着眼淚撤出了閘北麼？[illegible]

[illegible]

自私者卻又要燃起內戰的烽烟，要把人民再投入深沉的血海！那變迫，那變調，那變兇殘，不管日夜，不停蹄，人不歇腳，所到之處，村村有死人，家家聞哭聲：村我不忍想像那情景；我喉嚨哽咽，聲也抖顫：

爲的甚麼呀？……爲着在這片土地上，人民能挺起腰幹，收復了說話和選舉自己政權的權利，人民打走了東洋鬼子，有了飽飯的生活了。

[illegible]

——這是全中國，同時，我相信也是全世界[illegible]

[illegible]